



白沙子集

全廿八册

一

和6  
1.084  
7





明和16  
1084  
卷1

刻白沙子敘

夫道貫古今匪明弗著孔孟而後迺有濂洛蓋昭如矣唯

明嗣興若白沙先生者其周程之徒與蓋先生起於南粵獨悟道妙而非有能授之者是故其見道明故其體道至其體道至故其言論簡易而弗支且多夫其弗支且多也故凡形諸動





靜存諸語默播諸詩文徵諸出處罔  
非道妙呈華譬諸化工流形萬彙森  
布各止其所而其文固煥煥乎莫之  
繪焉夫豈雕鏤綴奇苦思模擬役心  
垂後而故存之簡冊者哉雖然其猶  
先生之緒餘焉矣乎是故道裕諸心  
精明應妙固莫能覲矣而自有與天  
地悠久不滅者存非賴是能彰之也

然志士君子非得之其胡所考見儀  
刑故其門人張東所既采集之梓諸  
其里矣四方猶罕覩焉予柄維楊教  
與諸士講學暇偶談及茲書其以未  
得爲憾遂出于本命卞生衆也輩刻  
之因訪諸吾友沈女淵氏得遺集二  
三冊焉爰增其未有者削其不必存  
者以付梓人衆也輩廼欣然成之其



自沙三集 前序  
志可知矣因謂之曰茲刻也豈徒存  
載籍已哉將以求先生之心焉耳不  
然彌文而已矣生輩謝曰謹授教因  
識之且題曰白沙子猶孟氏七篇而  
題曰孟子之義也

嘉靖癸巳仲秋吉旦前進士西蜀後  
學高簡謹序

論白沙子

甘泉子曰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  
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  
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  
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  
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  
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矍度猶  
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曰非是



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後得馬之真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中和之咏歎優柔而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

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情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黃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



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  
可乎以書觀之誥殊于訓訓殊于謨  
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疑乎  
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  
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  
合於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言詞之  
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  
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

門人高簡曰吾師甘泉先生過維  
揚謂灤州亦刻是集乃吾同年友  
柯侍御意也先生既手校付之而  
因序焉此論是也簡請觀之真足  
以破文人才子之訾矣因略其序  
刻之由而附其要語于此以俟明  
覽焉



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夫詩文何爲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者心之聲也是故人不能以無心有  
心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  
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  
文也言之有音音而律者詩也皆心  
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  
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



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信之人其言確如也皆心之爲之也白沙先生之詩文其自然之發乎自然之蘊其淳和之心乎其仁義忠信之心乎夫忠信仁義淳和之心是謂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於天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間胸中流出而沛乎絲毫人力亦不存故其

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以言乎明照自然也夫日月星辰之照耀其孰安排是其孰作爲是定山莊公贊之詩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以言其自然也又曰爲經爲訓真誰識非謝非陶莫浪猜蓋實錄也夫先生詩文之自然豈徒然哉蓋其自然之文言生於自



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於自然之學術自然之學術在於勿忘勿助之間如日月之照如雲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芑之發紅者自紅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爲是是謂自然曰或有疑白沙先生自然之學爲禪然乎曰先生之量廣矣大矣盍觀之天地之廣大乎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而妍媸無所不容故於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人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舉陽虎之言亦謂爲陽虎可乎語人癡人前不得說夢說夢卽以爲真矣觀先生之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是又曰託僊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江門月聞歌



碧玉樓其先生之真乎大巡蕭友山  
先生於百官萬物叢冗之餘而能追  
慕白沙先生之風旣修廣城書院將  
撥田以供祝又求真像刻全集以愛  
慕表揚之則友山之所養可知矣孟  
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  
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  
世是尚友也友山其尚友哉友山聞

之曰非予之能也蓋聞吾鄉先達高  
三峯司徒昔也巡于廣亦嘗修書院  
于茲矣吾有慕焉而爲之也甘泉子  
曰此友山所以爲賢也前人作之後  
人繼之又皆內江產也已見內江之  
多賢讓大美以居于前輩又以見士  
風之厚也吾黨有愧焉刻工將成介  
司府來謁序于卷端予惟自然之學



固先生始已命水矣乃不辭而謹序  
之俾後之開卷者當作如是觀

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九月望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  
書奉

勅叅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  
國史

經筵講官門人增城湛若水謹書

白沙先生全集序

麟也者乃天地儲祥星嶽孕秀應五  
百昌期而生希世之瑞也

皇明有道其瑞應於成化弘治間

白沙陳公甫先生是也先生生于宣  
德戊申者也今以爲出於成化以來  
者何哉蓋其初也麟性雖具必至是  
性始完而頭角始斲然露毛鬣始煥



南唐書卷之五  
希賢希聖者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  
死之與於斯文者先生之學何學  
也古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其造詣則  
由知而好由好而樂之者也其全體  
之呈露其妙用之顯行雖不敢以意  
想揣摩而妄爲之說昔人所謂因言  
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者猶幸賴

諸詩文之僅存也知言者能卽是以  
求之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  
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性命道德亦  
槩乎可考而知也有能述其旨纂其  
言爲訓以羽翼乎六籍四書天下之  
大千萬世之遼邈詎安敢絕望以爲  
無其人焉若然則其道脉之正傳學  
術之的緒當煥然自信之矣詩刻于



白洲子全集 卷序  
山東者二十之五刻于梧州者二十  
之一耳而文則于第門人所抄錄散  
在四方未有會輯成集刻而傳之者  
也弘治癸亥吉水羅君僑惟升以名  
進士來知新會縣事新會先生之闕  
里也惟升下車首登拜先生遺像悽  
然起羹牆之恩慘乎有不及門之遺  
憾復能師先生遺教以治其民而民

戴之乃於政暇搜羅先生詩文爲全  
集屬詡序其端以爲天下後世道而  
傳焉嗟乎麟逝矣是集乃麟之景跡  
耳以景跡而求麟不亦遠乎雖然麟  
在無庸景跡爲也麟逝而景跡可弁  
泯乎昔詩人以麟之趾定角興公之  
子姓族也一則曰于嗟麟兮二則曰  
于嗟麟兮說詩者以爲麟性仁厚而



公之子姓族亦仁厚是乃麟也何必  
庸身牛尾而馬蹄者然後謂之麟哉  
吾固以學至乎聖者爲真麟也彼投  
閣而草玄干時而續經之輩爲麟之  
贗也非邪麟不可見矣有能因言以  
得先生之心而起先生之道麟接跡  
於世也至於用舍世道之隆替繫焉  
麟無與也是言也者斯道之攸寓也

言存矣麟不死也况有嗣之者乎吾  
知是集一出天下後世不徒爭先拭目  
之不暇矣

弘治十八年乙丑春正月人日門人  
張詡謹書



重刻白沙先生集敘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  
至竊嚮往之余爲兒時則聞白沙先  
生以道學起嶺南爲海內儒宗蓋私  
心嚮往有日矣頃代匱結綬新會實  
先生桑梓之鄉下車而謁先生於家  
祠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已而進先  
生之裔求先生之集受而卒業益知



先生之學醇乎一本於濂洛而遠接  
洙泗之緒其言曰學貴自得而後博  
之典籍有意爲靜則不靜矣隨動靜  
以施其功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  
而後發形而斯存不離日用而見魚  
躍鳶飛之意及考先生之出處則屢  
躋於南宮而絕意仕進其後應聘而  
起以終養而歸蓋異夫洗耳投淵者

流而孝友和易內行醇備無弗根本  
於彝倫故姜麟有活孟子之稱而一  
時名士若鄒汝愚李承基陳茂烈輩  
皆北面焉蓋有所表不虛耳先生沒  
至于今而聖人之道寢微士大夫之  
爲道學者往往遊於無何之鄉墮於  
苦空之海皈依南宗至躋而躡于宣  
尼之上有識之士深慨于中恨不得



白沙子全集 前序  
起先生而正之也先生所著舊已行  
於世久之不無蠹蝕殘缺里中後學  
慨然議更新之請敘于余余不敢辭  
故重授剞劂氏布之寓內後之君子  
得以覽焉俾由先生之言而上遡洙  
泗之統異端可拒而世道終必賴之  
先生蓋不朽云抑余去先生若而年  
代匱先生之邑得附先生著作之後

又厚幸矣

萬曆辛丑歲秋八月閩後學林裕陽  
頌首撰



重刻白沙子序

日星麗天非天之所以爲天也然而天之精可得而推焉萬古斯文猶日星麗天非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然而聖賢之精可因而見焉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其可少乎哉白沙先生崛起海濱仰希鄒魯春陽靜養碧玉自得舉凡天下可愛可求



漢然無動其中不事著述間嘗拈弄  
于詩文亦可以得先生之所以爲先  
生也我

皇上建聖真之極昭揭正學崇祀文廟  
四方學者益思得先生所著以爲觀  
法地顧邑中全集歲久蠹殘淳積欲  
新之未能也頃林君嘉讓過金陵得  
甘泉湛先生京師所校刻歸以示淳

曰湛先生久在門牆是必得先生精  
意之屬子嘗有志于此請校梓焉可  
乎淳曰幸甚君其圖之乃閉戶讐校  
間有所疑必以質淳錄成同社何君  
上新遂率三五同志付之剞劂謂淳  
不可無紀淳曰先生之學心學也先  
生心學之所流注者在詩文善讀者  
可想見其天地胸襟濂洛造詣否則



白沙子全集序  
等糟粕耳神神相契世能幾人何君  
輩斯刻可謂大有功於斯文者矣淳  
烏敢辭謹記

昔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孟秋之吉邑  
後學黃淳頌首書

重刻白沙子全集序

白沙先生全集刻自弘治末年歲久  
漶漫中幾經補綴率非全璧廣文林  
君從南雍得甘泉先生所校善本謀  
諸家君重付剞劂訖工復屬余敘敘  
曰言非聖賢得已也自精一執中開  
萬世心學之傳卽唐虞益其廢言要  
惟曆數授受始一發之而其吁咈一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堂之時固不必雅言及之也故夫子  
曰予欲無言蓋魯論二十篇中答問  
居多卽求仁爲聖門第一義亦不過  
因問而答言人人殊未嘗執一說以  
爲仁必如是也下迨宋儒著述始富  
然伊川已有兄弟議論太多之語則  
亦足明言之非得已矣先生之學由  
濂洛關閩以遡洙泗不事著述不立

門戶其主靜之教不過原本周子而  
所謂致虛立本亦僅偶一拈出未始  
標隻字爲法門如世儒也若詩文流  
布人間者非不名理躍如亦大都應  
酬之具游藝之餘而已譬先生詩文  
其虞廷之有賡歌孔門之有問答乎  
而其深造獨得不輕以語人者殆亦  
精一之旨非相禪不發克復一貫非



自沙軒集  
顏曾不傳也蓋先生于世卿曰此心  
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  
聞所及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有  
愛于言也夫在門若世卿卽語上可  
也先生待其自悟尚不以言傳况非  
其流亞也者固宜微言絕學人不盡  
聞書不盡筆而僅於詩文見其槩與  
先是從祀議興知先生者十九而疑

先生者亦十一迨於輿論大同俎豆  
宮墻於是先生之學與濂洛關閩之  
學並著而先生之集亦與周程張朱  
之書不朽余生先生闕里取則不遠  
知非是集不足以見先生又知是集  
不足以盡先生夫由先生所著述而  
悟先生所以不著述其於道也深乎  
是爲敘



萬曆壬子菊月之吉後學何熊祥頓  
首譔

重刻陳白沙先生集序

新會邑侯黃君宰邑之明年卽求白  
沙陳文恭集而重鋟之以完舊所闕  
而屬予爲序余固私淑文恭又鄉先  
進也不揆而序之曰聖人之道百姓  
日用而不知學士習焉而不察而道  
固未嘗絕於天下也有志之士苟能  
潛心而遜志反躬而力行豁然有省



白沙子集 卷之四  
則雖千百年之遠荒裔窮海之濱而  
悟此心此理之同自可以上溯孔孟  
之源下俟百世而不惑自章句訓詁  
之學錮溺天下之人心於是儒者不  
必內求自得而惟外奉陳詮雖以上  
蔡象山之深造而或病之曰太簡或  
目之曰近禪天下畏禪之形而避其  
影將所謂尊德性者或幾乎息矣嗚

呼不有哲人其何能淑先生奮起南  
隅翱翔上國始謁臨川言歸江門求  
之博而舍其繁求之靜以復其體林  
待用謂其立志甚崑嚮道甚勇涵養  
甚熟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  
興於風烟水月之間有舞雩陋巷之  
風焉蓋實錄也昔精一之傳至禹止  
矣其後數百年而有莘耕夫囂囂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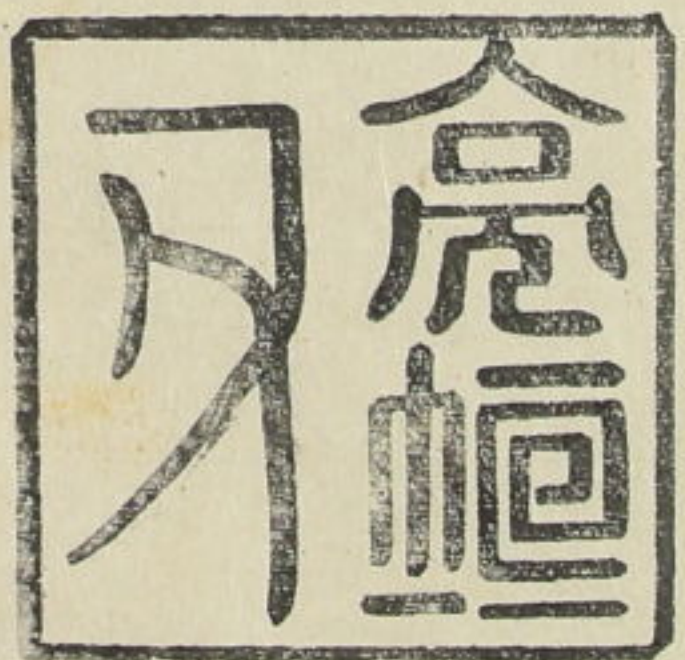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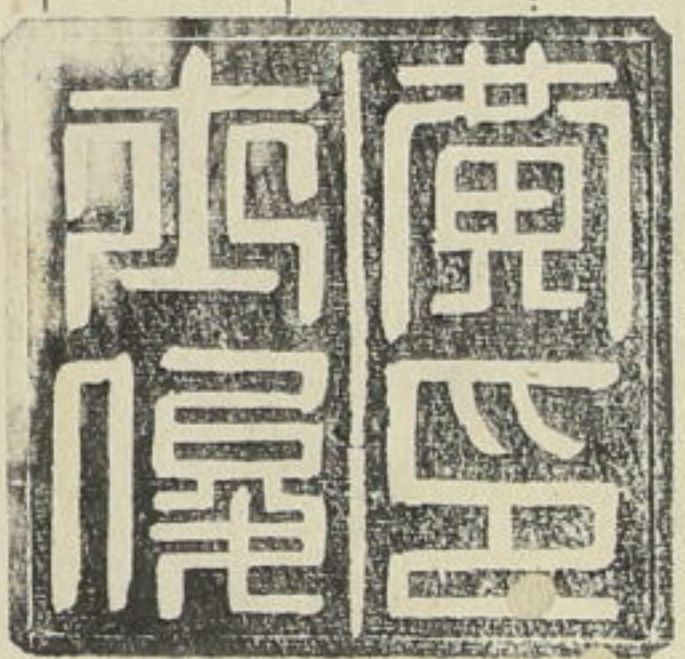
白沙子全集 黃陽序  
道降衷一德之語遂繼典謨洙泗之  
傳至孟軻止矣其後千餘年而濂洛  
諸賢倡明講習太極皇極之書窮極  
性命至道至德豈不待其人哉嘉定  
以後徒資文義講學於經傳鱗比櫛  
次在當時號爲精密在今日猶未免  
漏踈况於作聖真源相去益遠故雙  
峰之饒北溪之陳爲吳草廬之所不

取然則先生之道其足以繼往開來  
功亦鉅矣先生存而名震四海歿而  
從祀孔廟其論定久矣固非待後死  
者爲置喙且其志不存於著述則其  
集雖具在學者要當於語言文字之  
外求之而後可也昔莊定山詩與先  
生齊名時號陳莊其風節格調或相  
頡頏然湛深於道德流露其胸中所



見則先生為宏遠矣夫黃侯以表章  
斯文為已任其治化思過半矣所媿  
余老而詞不敏亦聊以述所聞云爾

順德黃士俊亮垣父撰



重刻陳白沙先生文集序

余里之名山曰司空太白讀書處也  
其下有地亦名白沙山川秀麗太白  
眼中景也邑之賢宰及後學輩接踵  
傲游遂其景仰之懷者至今勿絕予  
知書時見陳先生之號竊歎數千里  
之隔地同名也在此為詩仙之窟在  
彼為理學之場豈非一大奇致乎地



白沙子全集  
黃慶  
同而心又同太白與先生各一白沙  
實同一白沙矣先生以理學名當時  
傳後世則天下之尸祝先生之高而  
膾炙先生之文者予何容贅憶予癸  
巳赴銓部甲午春二月得新會一  
籤同事戚友咸爲予怖以粵東天末  
正值西途鶚張震于鄰于躬皆未可  
卜予曰是安足怖人生何幸而筮仕

于理學先生之鄉乎先生之理學及  
乎天下後世而衣裳俎豆之地薪傳  
奕葉家絃戶誦知必能明于先生之  
學而不靳如手足之捍頭腦矣是安  
足怖叱馭而前九月度嶺及抵禪江  
聞寇逼門庭者兩次予從間道入守  
馬着受篆再一晝夜而賊壘在郊重  
圍密佈出古今未有之攻法以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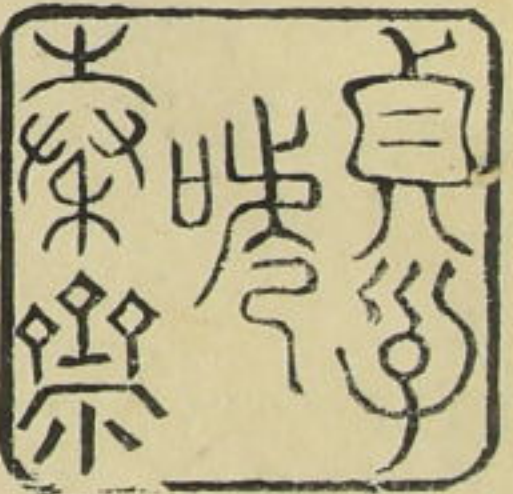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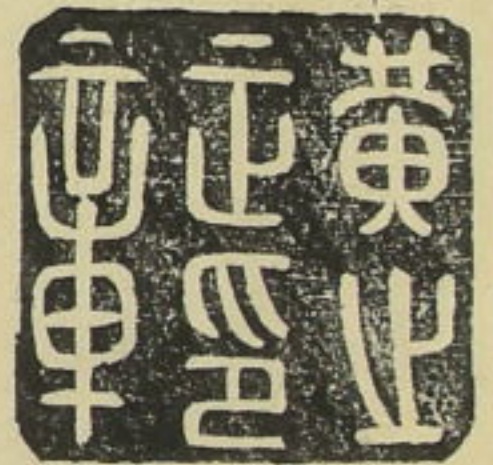


白沙子全集  
書序  
爭此土城南一隅已覆于隍而且築  
且守民以命敵雖文人婦女亦躬荷  
畚鍤而糗芻供給又不待言矣最後  
量沙無術民有易子之慘樹根萍草  
以及敗鼓之皮難飽楚女之腰然猶  
鳩形鵠面誓矢靡貳歷七十日得以  
此城待援師者豈非新會之人沐浴  
于先生理學之澤者深且遠哉獨恨

薪火之下先生之梨棗亦災此則守  
典籍者之過也余爲先生守典籍之  
人而不能保其脫祝融之厄復不能  
新之公輸之手過何能贖迺與邑之  
薦紳先生謀有以重鋟之僉曰可遂  
述數言以弁誌事耳誌予生于白沙  
之鄉而又仕予白沙之鄉致足幸耳  
敢曰以光先生之文集也



晉熙黃之正穀齋父撰



重刻白沙先生全集題名錄

晉熙後學黃之正捐俸壹佰貳拾兩

古越後學張聖蘭捐資伍兩

古越後學堵鳴珂捐資伍兩

三韓後學傅瑄助銀伍兩

古岡後學河士琨助銀貳拾兩

古岡後學楊昌文助銀拾兩

古岡後學司徒猶龍助銀拾兩



白沙子集

題名錄

120



